



虎穴夺药

(中篇说唱)

山东人民出版社

39.07
0

虎 穴 夺 药

(中篇说唱)

张 军 丁书东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济南

目 录

- 第一回 夺药品奉命离微湖
闯关卡化装进济宁..... (1)
- 第二回 诈中诈吓倒刁二混
险又险喜会徐子明..... (10)
- 第三回 敲山震虎子明用计
张网打狼大龙派兵..... (19)
- 第四回 入虎穴勇闯济生栈
战凶顽智斗老狐狸..... (31)
- 第五回 勘手杖特务释疑团
接电话英雄暗担惊..... (40)
- 第六回 阴且毒黄贼弄诡计
粗中细高鹏设陷阱..... (48)
- 第七回 挨炸弹贼翻译替死
中利剑狗特务命亡..... (57)
- 第八回 闯关隘挥刀斩凶顽
庆胜利颂歌唱英雄..... (67)

第 一 回

夺药品奉命离微湖 闯关卡化装进济宁

抗日烽火连天红，
湖上健儿逞英雄。
神出鬼没震敌胆，
虎穴夺药立奇功。

（白）四句引诗道罢，听我演唱一段惊险曲折的革命斗争故事。

唱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天。
这故事发生在鲁西南重镇水旱码头济宁州的城南关。
城头上狂风撕裂着膏药旗，
垛口上又把机枪安，
两挺机枪张着嘴，
紧咬住运河码头那些船。

城楼下布满鹿砦铁丝网，
巡逻的鬼子摩托来回窜，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可真是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众伪军盘查行人百般刁难，
伪排长刁二混更是作恶多端。

（白）“站住！不经检查，谁也不准进城！”

刁二混，一声喊，
众伪军哗啦啦拉枪栓。
乡亲们无奈停住步，
刁二混象只恶狗扑上前。
这个孬种，专门祸害老百姓，
真是黑骨头黑肉黑心肝。
酒糟鼻子烂红眼，
大咀一咧到腮边。
身形长得实难看，
三尺多高二尺宽。

（白）真是又矮又肥，没个人样，象个大肉饼子。脑袋不小，没有脖子。打眼一看，就象肉饼子上放了个大肉丸子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他身穿汉奸绿军装，
翻毛皮鞋象只船。
二把盒子直砸腕，
打人的皮带手中掂。
挤了挤又红又烂的三角眼，
恶狠狠地开了言：

(白) “干什么的?”

“卖鱼的。”

“他妈的! 你骗不了我, 什么卖鱼的? 分明是八路的密探, 带走!”

“冤枉啊, 老总!”

“冤枉什么? 就是错抓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 啪啪! 随说着照卖鱼的青年劈头盖脸就是两皮带。

“老总, 俺真是卖鱼的呀!”

“少废话! 捆起来送到宪兵队, 就说我刁二混抓住个八路密探。顺便把赏钱领来! 快!” 押走了卖鱼的青年, 这个孬种低头一看: “哟! 这挑子鲤鱼怪鲜, 给我送家去!”

卖鱼的青年无辜被抓, 可把老百姓吓坏了! 谁知道还会摊到哪个头上? 你听吧, “兄弟!” “我的哥。” “刁二混这个孬种, 仗着治安军司令的势力, 又在那里冒坏了! 真是心狠手毒啊! 别进城了, 快回去吧!” “对, 不进城啦!” 人们拨头要走。

真是“过趟南门卡子口, 阎王跟前走一走”啊!

孬种刁二混肉丸子脑袋一不楞: “都回来! 谁怕检查就是八路! 呀! 那是谁呀? 还跑!”

卖菜的老头是个聋子, 一看大伙往回走, 他挑起菜担儿扭头就走, 可听不到叫站住啊。

刁二混用手一指: “是个八路, 给我敲到那里!”

噎! 伪军抬手一枪, 卖菜的老头立时倒卧血泊之中, 惨死在南门卡子口上。

刁二混看都不看, 手中鞭子一扬: “不准动! 进城的逐个检查!”

“让开点！让开点！”

打沉雷似的一声呐喊，弄种刁二混吓了一跳：谁呀？
这么大嗓门儿！

谁？打鬼子的能手，灭汉奸的英雄，八路军湖上武工队。他们这一来呀，济宁州可就热闹了！

刁二混残害百姓正行凶，
码头上走来了五位英雄。
为首的化装一个阔老板，
举止沉着很威风，
只见他细腰扎背多魁梧，
二十七八正年青，
长方脸，高鼻梁，
浓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咖啡色礼帽头上戴，
礼服呢便鞋二足蹬，
毛哔叽深灰长衫多可体，
精致的黑漆手杖手中擎，
金丝眼镜鼻梁上架，
脸上微微带笑容。
要问来的是哪个？
他就是草上飞，一溜风，水上漂，无影踪，威
镇四湖，惊碎敌胆的武工队长方大龙。
他身边还有四同志，
打扮的头紧脚紧象随从。
机动灵活的谢振鲁，
黑大个子是高鹏，

会开汽车的老赵迁，
还有个胖子叫张铮。
谢振鲁搀扶队长把船下，
赵迁把东洋布伞撑。
那张铮手提皮箱后边走，
黑高鹏吆吆喝喝头前行：

（白）“闪开点！闪开点！”

老百姓赶紧两旁闪，
卡子口来了五英雄。
他们看到老头遭害那惨景，
一个个杀敌怒火心头升，
恨不能抡匣枪把这些伪军点了名。
方队长赶紧使眼色，
同志们强压怒火没吭声。
暗骂道：不是此行任务重，
管叫你这些畜生活不成！
他们五个朝前走，
刁二混拦住噢一声：

（白）“站住！”

那位同志说：湖上武工队方大龙队长带领四位英雄战士，化装闯关卡，冒这么大危险，到济宁干什么来了？原来不久以前，我分区主力部队，木船打汽艇，巧摆鱼钩阵，黑夜烧粮船，鸭枪打敌兵，接连打了不少胜仗，粉碎了日寇疯狂一时的秋季扫荡。敌人伤亡惨重，我们也有不少同志英勇负伤。湖上流动医院的伤员突然增多，再加上敌人严密封锁，药品极端缺乏。发高烧的不能打针吃药，伤口化脓也只

有用盐水消毒，因为缺乏必需的药品治疗，有些同志眼睁睁地失去了宝贵生命。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重大难题，军分区首长命令方大龙和他的英雄战友，化装乘船来到日伪军重兵把守的济宁城，要他们从敌人手里把药品夺出来，送到湖里，好抢救身负重伤的阶级兄弟。

虎穴夺药，这任务十分艰巨，真是处处遇困难，步步有危险。这不刚刚下船，就遇上伪排长大孬种刁二混，残害群众，亲自盘查进城的行人。

“闪开点！”黑高鹏霹雳嗓子一喊，老百姓赶紧往两边一让，立时人群里闪出一条胡同。伪排长刁二混打了一愣：什么人这么大的嗓门儿？急忙抬头一看，哟！五个人一主四仆，穿戴不俗，好气派呀！看样子是个大商人。嘻嘻！财神爷叫门，送元宝来了。今天哪！该放行我也不放，给他个连哄带吓，明敲暗诈，非狠狠地捞他一把不可！主意打定，这个孬种不不楞楞迈开两条小短腿迎上前去，象半截破门板似的往那儿一横：“站住！”

刁二混，喊声高，
象只恶狼窜出巢。
五位英雄停住步，
急忙抬头仔细瞧。
方队长暗暗说：不好！
怎么单遇上这个贼老刁。
这小子枉披人皮不是人，
不择手段把官捞，
丧良心把亲妹妹送给伪司令，
说什么靠上大树有柴烧。

伪司令提他当排长，
让他把南门哨卡来把牢。
敲诈勒索平常事，
经常杀人挥屠刀。
专给我抗日军民来作对，
铁杆汉奸数他孬！
关于他我早有准确情报，
要警惕这个孬种施毒招。
想到此不动声色冷眼看，
刁二混又是一声嚎：

（白）“干什么的？”

谢振鲁上前回答说：“买卖人。”

“哼哼！”刁二混肉丸子脑袋一不楞：“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买卖人哩！”

“那你说俺是干啥的？”

“八路！湖里的八路来到了！”

哈……这一招老谢早料到，
就知他连敲带诈把钱捞。

故意问道：“他是谁呀？”

（白）刁二混眼瞅着方大龙：“他，他在那边官不小，
把你们几个都管着。”

“那你打算怎么办？”

“对不起！送你们宪兵队里坐坐牢。”

高鹏说：“冤枉好人不得好死！”

“什么！”刁二混头上青筋鼓老高：

“我马上把你抓起来！”

(白) “哎哎哎——”

老谢顺茬来捋毛：

“他这个说话不着调，
跟他一样犯不着。

不看僧面看佛面，
看在俺掌柜脸上把他饶。

生意人全靠各位多照应……”

“得了！”刁二混一看机会来到了：

(白) “这么说，给你个脸儿，

想要进城也好办，
得多拿钞票和金条！”

(白) 谢振鲁冲方大龙一咧嘴，意思是要钱的事找掌柜的呀！刁二混把手往方队长面前一伸……方队长厉声骂道：

“混账！”

大龙想：这条疯狗胡乱咬，

趁机想把竹杠敲，

若不把他来压倒，

想要进城是徒劳。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势力大，

给他点颜色瞧一瞧，把他狠狠敲！

想到这里叫：“高鹏，

(白) 开导开导他！”

“是。”黑高鹏把二混的衣领猛一薅：

“他妈的！

你这小子瞎了狗眼，

竟敢到老虎嘴上来拔毛！

也不看看俺掌柜的是个干啥的，
硬说是八路要金条。
象这样认钱不认人，
什么事情办不糟！
怕的是守着八路你也认不出，
真担心这南门哨卡你能守牢！”
说着啪啪两巴掌，
哎哟哟！刁二混脸蛋子肿起二指高。
气极败坏嗷嗷叫：
“好大胆！你，你敢动手打老刁！
不管你势力有多大，
有你没我待咋着。

（白）来呀，给我搜！”

刁二混一个“搜”字说出口，
众伪军呼啦一声端刺刀。
把五位英雄围当间，
吵吵嚷嚷难开交。
眼睁睁就是一场闹，
下回书里紧接着。

第二回

诈中诈吓倒刁二混 险又险喜会徐子明

伪排长一声嚎叫似恶鬼，

呼啦啦伪军端枪往上围。

“哼哼！雁过拔毛的卡子口，

插翅也休想往里飞。

（白）给我搜！”

武工队员捏把汗，

心里话，今天要闹乱子堆，

皮箱里装满手榴弹，

匣枪就在腰里塞。

真要搜查就动手，

让咱这二十响匣枪抖抖威。

消灭了敌人往里闯，

坚决把药品来夺回！

队员们个个准备打，
方大龙手杖一举笑微微：
“哈……姓刁的，又何必大惊小怪，
天大的事情我负责。

（白）不用搜啦，掏出来给他看看！”

队员们立时齐掏枪。
啊！刁二混吓得脸发白：
我的奶奶呀！真的来了八路军，
怕的是今天要把老本赔：
“弟兄们，赶紧动手下他的枪！”
大龙说：“劝你们不要惹是非！
刁二混瞎了狗眼招惹我，
那是他自己找倒霉。
马上送到宪兵队，

（白）绑了！

叫他认识认识我是谁。”

（白）方大龙一声：“绑了！”刁二混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就被高鹏叭的一拧腕子下了枪。谢振鲁手疾眼快，把这小子双手别在背后，掏出小绳就捆。

这工夫，虽说武工队员掂着匣枪把刁二混围在中间。可四周那些伪军，一看把他的排长给绑起来了，哪里肯让，手端明晃晃的刺刀一齐拥来，又把武工队员们围在了中间。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大声嚷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方队长生怕引起附近鬼子兵的怀疑，节外生枝那可就麻烦了。于是厉声喝道：

“你这个排长太混蛋！”

就知道敲诈勒索要钱花。

我要把他带到宪兵队，

问他个鱼肉乡里，横行不法，无故把良民来屠杀！

至于我们是干啥的？

你们无权细盘查，

告诉你，我跟你司令有来往，

警察局里常蹭跬。

在济宁开了个小买卖，

宪兵队高桥队长是东家。

这事与你们不相干，

何必跟着瞎吱哇，

赶快回去站你的岗，

（白）要是放过一个八路，

当心你的脑袋瓜！”

说罢回头叫：“高鹏，

打电话快给高桥太君啦。

告诉他刁二混硬逼着要钞票，

（白）没有钱就当八路办，

把咱们在南门来扣押，

紧急情报难报告，

不准进城也没法。

错过战机损失大，

他偏偏死缠活缠要搜查，

依我看刁二混通敌嫌疑大，

所以才皂白不分硬找茬。

这个小子罪恶大，
应当立即把他抓！
是不是就地干掉这个王八蛋？
请他马上做回答。”

（白）“是！”高鹏答应的干脆有力，伸手抓住刁二混的衣领，刚待要走。

“慢！”方大龙一看那些伪军，不知是吓傻了，还是心中怀疑，仍然围在那里不走，不由火冲顶梁，文明棍儿一抡，冲众伪军骂道：“混蛋！还不快去站岗，等着一块上宪兵队吗！”

伪军们就象头顶上响了个沉雷似的，吓得一哆嗦。心里话这回刁二混算是惹着祖宗了，看这派头儿决不是一般的人物。走吧，走吧！少惹不利索。一个个把枪一背，各就各位，站岗去了。

高鹏一用劲，差点把刁二混给提起来：“走，领老子打电话去！”

“哎哟！哎哟！”刁二混浑身打颤，脑袋上出汗，咀里头拌蒜，腿肚子转筋，简直不会走路了。他心里明白，只要进了鬼子宪兵队，就甭打算活着回来了！真后悔不该找这伙大爷的麻烦。可他又一转念，来的这人呼天喝地的势力怪大，到底是谁呢？这个兵痞到了这般地步还硬撑着架子：

“让我领你们去打电话不难，那得告诉我，他到底是什么人？”

高鹏把手一松，从怀里掏出一个耀眼铮光的银色小盒，啪的打开，抽出一张名片：“睁开狗眼看看，这是王伯川王掌柜！”

方大龙不耐烦地把手杖一挥：“少给他罗嗦，快给1708要电话！”

啊！刁二混知道1708是宪兵队的代号，而眼前这个打电话的，又是高桥队长的心腹红人王伯川到了。这时候才真的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该死！”“我混蛋！”

“王掌柜，高抬贵手，饶命吧！”鸡捣碎米般地蹦蹦直磕响头，一会儿的功夫，刁二混的秃脑门上，小的象琉璃球儿似的，大的象鸡子儿鸭子儿似的，磕起了一串血泡。

王伯川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大耍种刁二混竟会这样害怕？

原来这个王伯川，是日寇宪兵队长杀人魔王高桥太郎，从关外带来的心腹。几年来，他们勾结一起，狼狈为奸，无恶不作，疯狂残害我抗日军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那王伯川名义上是济宁大华商号的经理，实际上是和高桥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务。他以做生意为掩护，暗地刺探情报，搞破坏，搞暗杀，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同时，他还真替高桥做成几桩大买卖，赚得不少黄金。因此高桥对他特别宠爱，亲自赠送珍贵礼品“手杖剑”。这玩艺儿外形是手杖，内藏利剑，是鬼子高桥特意请人制作的防身利器。现在不但把手杖剑送给了王伯川，还到处宣扬他足智多谋，精明过人，是个得力的助手，有用的膀臂。你想想宪兵队长的红人谁敢招惹？再加上这个王伯川，心毒手辣，吃人肉不吐骨头，比狼都狠！仗着在高桥面前说一不二，谁要得罪了他，轻者让你倾家荡产，重则脑袋搬家。因此，济宁城里官私两面、军政两界，提起王伯川真是人人惧怕三分。

大特务王伯川一来怕仇人打黑枪；二来怕被八路军逮住，所以平素极少和人往来，每次外出总要化装，称得上行踪诡密。所以他势力虽大，名头甚响，济宁城里很少有人见